

論說文解字中的省聲問題

陳 韻 珊

- 一、緒 說
- 二、前儒對省聲說的檢討
- 三、說文省聲字與聲符間的音、義關係
- 四、見於古文字中省聲字的檢討
- 五、有「或體不省」之省聲字的檢討
- 六、結 語

一、緒 說

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提到了六種造字的法則，形聲法爲其中之一，據朱駿聲的統計，說文形聲字有七六九七個，約佔總數九三五三的百分之八十二。¹許慎在陳述這些字的結構時，多半作「从某，某聲」，但是也有部分作「从某，某省聲」，如：

𦣻 失氣言，一曰不止也。从言，𦣻省聲，傳毅讀若愒。

襲 籀文不省。

襲 左衽袍，从衣，𦣻省聲。

𦣻 籀文不省。

狎 惡健犬也，从犬，𦣻省聲。

姍 誹也，一曰翼便也，从女，𦣻省聲。

埶 陶竈竈也，从土，役省聲。

疫 民皆疾也。从广，役省聲。

就說文中的諧聲現象加上我們對古音的了解，這些字若不註明其不省的聲符，即無法

1. 朱駿聲「六書爻列」。

讀出正確的音讀，故「省聲」說在說文形聲法的體系中，確實有其必要。然而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許慎根據什麼原則判斷爲省聲字？是否因爲有不省之體存在所致。小篆以前的文字，有無「省聲」的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何在？以及用省聲法來詮釋古文字的結構時，是否有可以依據的準則。

由於許慎在說文序中不曾解釋「省聲」的定義，我們只能從說文中的省聲字來了解聲符省作原則。說文中的省聲字，依大徐本有三〇九字，小徐本有二九五字，也有大小徐保留傳本形聲的說法，而又注明了「當从某省乃得聲者」二十一字，² 可知後人對省聲看法的紛歧。但無論根據大徐或小徐的傳本，省聲字既有二、三百字之多，即使有後人竊入竄改的可能，許慎的原本一定有「省聲」的字例，原則上我們應該可以從說文中的省聲字探究許慎對於「省聲」的看法，即使是出於許氏的誤解，也可以知道他分析文字結構的方法，在文字學史上也有一定的意義。

本文擬就「許慎對省聲的看法」及「古文字中聲符省作的現象」二個方向，研究省聲的成因；另一方面，也嘗試提出運用省聲法詮釋古文字時應注意的事項。

二、前儒對省聲說的檢討

說文中有三百餘個省聲字，與許慎差不多同時的鄭玄，也曾經用省聲來解說文字，周禮考工記輪人「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鄭注云：「槩，讀如涅，从木，熱省聲。」；³ 禮記儒行篇「鷙蟲攫搏不程勇者」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犖省聲也。」。⁴ 可知省聲之說非爲許慎創立，與六書一樣，是前有所承的時代產物。至少東漢時，即有人用省聲法來分析文字的結構。

2. 徐鍇對說文形聲字有不同意見加案語者有：𠂔、𠂔、𠂔、𠂔四字。徐鉉對說文形聲字加案語云「臣鉉等曰：當從某省乃得聲」者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十七字。
3. 周禮注疏卷三十九，頁十八。
4.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頁二。臧琳經義札記「鷙從鳥犖省聲」條：案正義曰：「蟲是鳥獸通名，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犖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執聲，故云聲也。據此知正義本作從鳥犖省聲，故云執下著手。釋文云：鷙與犖同音『至』，可證今本作鷙省，是涉正文而誤也。」

正因為省聲確為聲符存在的現象，又沒有明白的定義，前賢都企圖由說文的省聲字歸納出省聲的條例。以清代說文四大家段、王、桂、朱而言，段玉裁曰：

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某省某字之為聲也。⁵

「齋」字下注曰：

謂減𠂔之二畫，使其字不𦵏重也。凡字有不知省聲，則昧其形聲者，如融、蠅之類是。⁶

由是可知，段玉裁以為造成省聲的原因，是由於文字繁重而要求簡省，而定省聲的條件為「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首先，以齋字而言，減省二畫與否，對於文字的繁省並無太大的影響，而說文中筆畫繁重的字，却不一定減省。其次，說文中除了融、蠅等，如不注明省聲，則昧於形聲的現象外，仍有一些聲符明明可知，却注明為省聲的例子。如泥、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聲符亦可言从尼、玄、斬、京、卜、夬得聲，然許慎却言从泥、弦、漸、涼、仆、決省聲。即以前所舉之鄭玄注而言，槩从熱省聲，而熱从執聲，何以槩不言从執聲？可知說文中的省聲現象，並不純粹是繁省問題。

王筠提出了另一種說法：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義也。一則所省之字即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所，⁷即以所从之字實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从為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从亦而省之，𦵏、𦵏 反而不省也。將謂𦵏、𦵏而省即不成字，則𦵏部中字皆从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間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⁸

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卷十五上，頁五。

6. 段注卷一上，頁六。

7. 「所省之所」同治四年潘祖蔭刻王氏說文五種之釋例作「所省之所」，光緒九年御風樓重刊本作「所省之字」，據後文「夜」字字例下說解：「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即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者多有，如啓、槩，省啓之口，而以日與木代其口……」故知「所省之所」王筠釋為「所省之處」。正與下文「即以所从之字實處其所」的「實處其所」相互呼應，當為處所之意。故本文从同治四年刻本。

8. 王筠說文釋例（以下簡稱釋例）卷三，頁十五。

他雖然謙稱省作之故疑不能決，但所言形聲而省的四種情形，遠比段氏之說詳盡清晰，是以後人討論省聲的問題時，大抵不出王說的範圍。⁹其中「聲兼義者」與「所省之字即與本篆通借」二項，補充了段玉裁所言「不得其聲」的條例。如前所舉例，「坳」者「反頂受水丘」之義，正與「水潦所止」之泥有關。¹⁰齊字經典多作「齊」，如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¹¹詩經召南采蘋「有齊季女」，¹²故齊乃因古今相承而增示。漸字，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漸」，¹³嚴章福即認為古人高漸離的名字取意於「漸離」，是以說文云「漸从漸省聲」，¹⁴關於這二點，我們認為王氏確實掌握了許慎說文解字的用心。不過，引起這二種省聲現象的原因，若從文字產生的縱切面來理解，即可知是受到語言孳生及同音假借的影響，如「颶」是由「涼風」義而產生的專字，聲符兼義；「漸」與「漸」的關係却純粹是同音假借，而這二種經由不同途徑產生的文字，在文獻中出現時，全可以說是「所省之字與本篆通借」。至於「有古籀不省者可證」條，開啓「省聲」必有繁體（不省者）在前的說法；後文討論到唐蘭的論述時，再作討論。而「所省之所，即以所从之字質處其所」條，是討論文字省作現象的形體安排問題，龍師字純有極詳盡的討論，¹⁵此文從略。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以闡述許慎的字義解說為主，¹⁶故對於「从某省聲」多仍大徐本之舊，不加改易。若有大、小徐或从形聲，或从省聲，則多从形聲說，並未提出特殊的見解，故今不詳加論述。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之作，脫離了注釋說文解字的範圍，實以聲為經而形為緯，

9. 如孫海坡中國文字學，頁一八七；馬宗霍文字學發凡，頁八九。

10. 詳見本文頁一八二～一八三。

11. 周禮注疏卷四、頁三。

12. 詩經注疏卷一之四，頁五。

13. 司馬相如上林賦「蛟龍赤螭，鉅鱗漸離」，昭明文選卷八，頁三。

14. 嚴章福說文校議，詁林所引，卷十三上，頁六〇一二。（以下簡稱校議）

15. 龍師字純中國文字學（再訂本）第三章第七節「論省形與省聲」頁三〇二至三二四。

16. 張之洞說文義證序：竊謂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速於聲；桂氏之書，聲亦並及，而尤博於義。段氏鉤索比傳，自以為能冥合許君之指，勇於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創義為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義之所歸。……其專臆古籍，不下已意，則以意在博證求通，展轉孳乳，觸長無方，非若談理辨物，可以折衷一義，亦如王氏廣雅疏證，阮氏經籍纂詁之類，非可以己意獨斷者也。

¹⁷ 分爲「說文」、「通訓」、「定聲」三個部分。「通訓」部分談「轉注」與「假借」，¹⁸實爲此書特色所在，然其基礎奠立在「諧聲」的觀念及聲符的分析上。其自序曰：

造字之假借，不外乎諧聲也。……不知假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假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爲記也。¹⁹

他認爲懂得「諧聲」才可以明古音，通假借，讀古書，正因爲特重「諧聲」，稱「諧聲之學莫備於說文」，²⁰所以即使他不曾詮說何謂省聲，我們却可經由他對於省聲字的處理，了解他對「省聲」的看法。

朱氏對許慎之說常有改訂，如某些「既非會意」的文字，往往改爲省聲，如「宋，居也。从宀，从木。讀若送」，从宀與从木會意，無法得到其訓爲「居」之理，故朱氏改爲从宀，松省聲。這是他的理論最受非議之處。²¹

又當同从一聲的字，在說文中諧聲偏旁不一致時，他全改爲統一的聲符。如說文以「將」从「將省聲」；「漿」、「漿」从「將省聲」，朱氏則全改爲「从將省聲」。祭、瑩、營、營、鶯、鶯、榮、榮、榮、營，全改爲「从榮省聲」，然而造字時是個別造的，又有約定俗成的因素在內，不可能如此統一；如朱氏所改者，也將因此而混亂了文字之間親疏主從的關係，如祭，說文云：「設縣菴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从營省聲。一曰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²²祭衛之祭古當卽爲營，史記五帝本紀「以師兵爲營衛」卽作「營」。是以許慎言祭「从營省聲」，而不言「从榮省聲」。而瑩字，說文云：「玉色，从玉，榮省聲，一曰：石之次玉者。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榮字之義爲屋下燈燭之光，有光明之義，玉石之瑩潔當與之有關，故言「榮省聲」，而不以爲「營省聲」。如按朱氏所

17. 羅惇衍說文通訓定聲序：「蓋取許君說文九千餘文，類而區之，以聲爲經，以形爲緯，而訓詁則加詳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自序：「聲爲經而義爲緯，將使讀古書者應弦合節，無聲牙詰訕之疑；治經義者，討葉沿根，有搏臂游行之樂。」

18. 朱駿聲所謂轉注係指本義之引申，假借爲同音之代用。本文「轉注」之定義，係采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所云之義界。

19. 說文通訓定聲頁二。

20. 同上。

21. 如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卽不以朱氏所改者爲然。頁一六九～一七一。

22. 此從段說，采小徐本。

改，則祭、瑩二字與聲符的密切關係，就無從表示了。

又說文有語言孳生與文字假借現象的省聲字，朱氏多改從其諧聲聲符，如：𩚑、涼均从京聲；蹇、蹇、蹇、蹇等均从蹇省聲；同樣也泯滅了文字之間的親疏關係。而他未改動的省聲字，常加上案語：「𩚑，𩚑或不省聲」（卷六，頁一二〇）；「𩚑，字亦作𩚑」（卷七，頁六六）；「𩚑，字亦作𩚑、𩚑」（卷九，頁一四五）；「𩚑，亦作𩚑不省」（卷十一，頁八）；「𩚑，字亦作𩚑」（卷十一，頁五九）；「𩚑，字亦作𩚑」（卷十二，頁三一）；「齋，字亦作齋」（卷十二，頁五二）；「褰，字亦作褰」（卷十四，頁二）；「漩，字亦作漩」（卷十四，頁三十）等。²³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了解，除了他擅改毫無道理可言的省聲字（如宋等字）外，朱氏基本上只認定一種情況可視為省聲，即是單純的聲符省形，而省聲字多半有不省的或體並存，相當於王筠所謂「所省之所即以所从之字實處其所」，及「有古籀不省者可證」二類。

段、王、桂、朱四家基本上討論「省聲」都以說文為核心，因此他們所注意到文字省聲現象，是小篆所呈現的面貌，²⁴ 其中又以王筠的論點最為詳實，也就是說小篆所呈現的省聲現象有三，一為聲符與省聲字有親屬關係，可以是省聲字的原始字，相當於王氏所謂「聲兼義也」，「所省之字與本篆通借也」二類。二為聲符之省與省聲字有書寫上安排的考慮，相當於王氏所謂「所省之所，即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三為省聲字往往有不省的或體字。這三種現象是中國文字發展幾乎已經定型後的情形，但在象形意味比較濃厚的古文字中，是否有聲符省作的現象？而省作的情形是否與說文相同？這是值得進一步省察的。

近人討論文字省聲的問題時，皆能利用甲金文字的材料，證明許慎有許多因字形譌變，而誤為「省聲字」的看法，²⁵ 因而懷疑「省聲」的可能性，²⁶ 評論許慎的省聲

23. 此處頁碼從說文通訓定聲文書局本。

24. 此處所謂「小篆」乃相對「於古文字」而言，非單指說文中的正篆。

25. 如說文云：龍，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古文字中龍乃全體象形字。奔，从大，賁省聲；古文字中賁從三止，表示人奮力奔跑，是個會意字。監，臨下也，从臥，𩚑省聲；古文字中實象人以水為鑑，俯首於鑑盤之形。

26. 如裘錫圭云：「經驗告訴我們，省聲的說法往往是不可信的。」（「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語文1979/6。）

說時，往往只考慮了前述的第三種現象，只就文字的繁省立論。如唐蘭曰：

說文裡常講到省形或省聲，但往往是錯誤的，因為凡可以稱省，一定原來有不省的字，而說文裡所說，大都不合這個原則。²⁷

鄺承銓云：

本此例（案：指王筠說）以求省聲，未免太繁其例，大概省之故，祇以筆畫太多，故從省也。²⁸

姜亮夫云：

省聲的例子，如度字，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恬下說「从心，甜省聲」。珊下說「珊瑚色赤，生于海，从玉，刪省聲」；秋下說「从禾，𠂔省聲」；茸下說：「从艸，聰省聲」；融下說「从鬲，蟲省聲」；受下說「从受，舟省聲」；咍下說「从口，宣省聲」。這些省聲的字，在古文、籀文即甲骨金文中，往往是不省的。²⁹

姚孝遂云：

說文省聲的現象是存在的，因為在文字發展的過程中，由繁趨簡，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某些形聲字的聲符因簡化而失去原形。³⁰

四家之說皆以爲「省聲」單純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由繁趨簡的現象，其字原先一定有不省之形，不合這個原則的省聲字不是出於許慎的誤解，就是後人臆入。但是這種論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省聲字必有不省之形在先」的前提並不正確；其次文字何以會省，亦當有一定的原則，龍師字純即提出了判斷省形、省聲說得失的原則，龍師曰：

文字形式要求簡化，爲其演變之一般趨勢。如果說省形、省聲的發生與文字要

27. 唐蘭古文學導論頁二二八，二二九。又其著中國文字學云：「省變本是文字演化裡，應有的一種現象，凡是省文，一定原來有不省的寫法，可是說文裡的省，却不一定如此，往往不省就不成字，如『𠂔』从支，豈省聲；豈字从豆，𠂔省聲，更是如環無端，叫人莫知所從了。所以段玉裁已懷疑許氏的省聲，嚴可均、王筠，更都認爲錯誤，假使不是後人妄改，那一定就是許叔重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頁一〇八）唐氏這段話認爲說文的省聲殆半不可信，凡是無不省之形的，都是錯的，並且舉出段、嚴、王之說爲證。其實三家皆以爲有部分不可解（如段氏哭字下注），却不認爲省聲字都有問題。

28. 鄺承銓說文解字敘講疏頁一〇一。

29. 姜亮夫古文文字學，頁一二九～一三〇。

30. 姚孝遂許慎與說文解字，頁三〇。

求簡化根本無關，自亦有悖情理。因此段氏所說減省目的在使字形不致繁重，基本上是合理的。然而這不等於說文字始造時，必皆不省，而可以是一開頭便省去了部分筆畫，所以真要了解省形省聲的產生背景，必須將第三節（案：即所著書：中國文字學之第三章第三節）所說文字要求方正美觀，及第四節（案：前引書之三章四節）所說偏旁書寫可較隨便兩點結合起來看。³¹

他並舉出實例說明有甲金文中未見不省之形，而非解釋為从某省不可的例子，如夜字金文編十餘見，多作𠂔、𠂕之形，只有夜君鼎作𠂔，但其為晚出之器，兩點已變為文飾，與樂字晚期作𠂔³²相同，與先前示腋的部位所在者無關，³² 甲骨文外丙作𠂔，亦無𠂔之體。是省形、省聲在何種情況下產生，應結合「文字要求方正美觀」與「偏旁書寫可較隨便」兩點來觀察，有時求簡之意反不若求方正美觀之意為甚。龍師之說合理解釋了文字的形體何以有省作的現象，持以審度姜氏等人的看法，顯然都不能探知真相，故前說中姜氏所舉之例，如从甜省聲之恬，从刪省聲之珊，均無不省之形，即知其說殆未必然，而繁重不是唯一省聲的原因，在上述龍師文中也有清楚說明，此所以為陳世輝所指出的，聲符有部分省略的形聲字，在說文中不到四十個；³³ 王筠在提出形聲而省的四例之後所說「將謂筆劃太多，狄字从亦而省之，蓂、𦵏反而不省，將謂蓂、𦵏省而不成字，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間有一二。」都是這一道理。

說文中確實有某些省聲字有問題，如段玉裁所言「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為某字之省」，³⁴ 但是這一類的字在說文三百餘個省聲字中，只佔了一部分，固不可因這類問題字而全然否定許慎省聲的說法。反而應當考慮這些表面上與文字形體繁省及位置經營無關的省聲字，還有沒有其他的特色？所省之聲符與省聲字有音、義聯繫的關係，即王筠所言的第一、第二類，正是省聲字的特色之一，我們認為這也是許慎所謂省聲字的成因。³⁵ 關於這一類的省聲字，有必要討論，可以更了解許慎的省聲理論，

31. 見龍師字純中國文字學（再訂本），頁三〇七至三一。文長不具引。

32. 李孝定先生見告：甲骨文夜只一點，乃由文字對稱所致，從「、」非紋飾。然就夜君鼎𠂔字而言，二點偏下方，示腋之所在的作用不顯，且夜君鼎晚出，亦不是不省之形在先的證據。

33. 陳世輝：「略論說文解字中的省聲」，古文字研究一，頁一四〇。

34. 段注卷二上，頁三十。

35. 省聲的現象也有部分是因為古今音變與方音歧異所致，方業鏗已論及此點。

以及文字孳乳演變的過程。

三、說文省聲字與聲符間的音、義關係

省聲的意義按理應當指陳文字形體上聲符省減的現象，與省形相同，但在說文中有相當部分的省聲字，可能是許慎爲了聯繫形音義的關係，而從語言影響文字的立場上着眼。我們可由說文中特立ㄣ、句、劦、厶等諸部，確知他在考慮文字結構的問題時，往往也將文字與語言之間音義聯繫的因素考慮在內，³⁶關於這方面，清人王筠已有若干闡發，龍師曾許其能「深察許君之心」。³⁷以下擬分別舉出若干例證，說明許慎的省聲理論也包含了「聲兼義」及「同音通假」的因素在內，聲符往往就是省聲字的前身，許氏正是用省聲的方式說明聲符形成的實際情況。當徐鉉、徐鉉傳本在「省聲」、「形聲」、「會意」有歧互之時，可由此一方向考慮而得到合理的取捨。

1. 𨨔 車迹也，从車，從省聲。（小徐：从車，從省。）（臣鉉等曰：今俗別作蹤，非是。）

從 *dzjung > dzjwong 𨨔 *tsjung > tsjung ³⁸

𨨔字僅見於說文，廣雅有不省之「𨨔」字，亦釋爲迹。按：漢書淮南王劉安傳：「從迹連王」，張湯傳：「變事從迹安起」，師古並注曰：「從讀曰蹤」。³⁹從、蹤古今字，車迹之𨨔，當是由從跡之義所派生。說文言𨨔从車，從省聲，正可明𨨔之前身爲「從」，係語言孳生而產生的分別文。田吳炤曰：「大徐本形聲包會意是也」，⁴⁰段玉裁則從小徐本改爲「从車，從省」，曰：「大徐有聲字，非也。此以會意包形聲」，⁴¹實則就音義的關係而言，大徐本爲佳，段氏大可不必改作，由以下諸例，可明段

36. 龍師字純曰：「許君雖有其音義雙重關係的着眼，恐仍是文字的觀點，未必意識到文字上的音義雙重關係，即是語言上的孳生關係，即或有此體認，亦必於語言孳生狀況，未有充分認識。」（中國文字學頁二九一）。姜亮夫曰：「按句訓曲，从口，ㄣ聲。許氏以爲部首，是由於他的分部爲字形所限，這些則是字形和語根完全相符合的，所以部首和聲統一，就不能不成這個樣子了。」（古文字學頁一三四）我們以爲許氏對語言文字的關係或者認識不够充分，但是他注意到二者間的關係，應該仍是肯定的。

37. 龍師中國文字學頁三一—至三一二。

38. 本文古音標注採用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之系統。聲調調號省略。

39. 漢書卷四十四，頁十；卷五九，頁五。藝文印書館。

40. 田吳炤說文二徐箋異，詰林所收。卷十四上，頁六四五—。以下簡稱二徐箋異。

41. 段注卷十四上，頁四十四。

氏之改，有未必然者。

2. 瑑 圭壁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聲。周禮曰：瑑，圭壁。⁴²

*drjuan > djwän (瑑、篆同)

瑑字段玉裁、朱駿聲並改爲「从玉，彖聲」，嚴可均云：「韻會十七霰引作彖聲，蓋小徐眞本如此，大徐改爲篆省聲，不知篆亦彖聲。」⁴³ 段、朱、嚴三家因篆亦彖聲，認爲「篆省聲」爲大徐所改，此說可商，今檢徐鍇於此字下加案語曰：「瑑謂起爲壠，若篆文之形。」若依韻會改爲彖聲，則徐鍇何用解釋「若篆文之形」？故瑑字仍以從「篆省聲」爲確。徐承慶曰：「鉉作篆省聲，非淺人所改，古之詁訓，音與義多相應。」⁴⁴ 可謂深得其義。

3. 堅 土積也，从土，从聚省。（小徐：从土，聚省聲。）

*dzjug > dzju (堅、聚同)

段玉裁採小徐本，曰：「舉形聲包會意也」⁴⁵ 嚴章福亦曰：「說文聲多兼義，此言土積，故聚省聲。」⁴⁶ 二說可從。朱駿聲謂當爲取聲，忽略了意義的聯繫關係，聚固爲取聲，然堅字訓土積，即聚土之意。故堅乃「聚」之轉注字。音義關係並爲密切，與「趣」等字从取聲者不同。決非單純的形聲，或如大徐本之單純的會意，當從小徐本「从土，聚省聲」爲是。

4. 啓 省視也，从目，啓省聲。

*khig > khiei (啓、啓同)

說文中有「𠂔」、「啓」、「啓」三字，「𠂔」訓開也，「啓」訓教也，「啓」訓省視也。而甲文中有𠂔(粹644)𠂔(粹642)𠂔(前5.21.3)均用爲啓晴字，當卽爲啓字。商承祚曰：「案𠂔爲開𠂔之本字，以手𠂔戶爲初意，或增口作𠂔，或省又作𠂔。」⁴⁷ 李孝定先生曰：「卜辭作𠂔，从𠂔从又，開誼益顯，卜辭用爲晴，說者並假爲啓。」

42. 小徐本作「从玉，彖聲」，然就下文徐鍇案語，知本當作「从玉，篆省聲」。

43. 嚴可均說文校議卷一上，頁十五。以下簡稱校議。

44. 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詁林所引，卷一上，頁一五。以下簡稱段注匡謬。

45. 段注卷十三下，頁三十二。

46. 嚴章福校議：詁林所引卷十三下，頁六一四〇。

47. 商承祚殷契佚存頁一下，甲骨文字集釋所引。

⁴⁸ 二說可從。故說文中𠂔、啓蓋本一字。許慎引用論語「不愼不啓」說明「啓」訓「教」，實因不知古文字二字相同，而強爲分別。訓「教」之義應爲引申義。

甲文中既有「𠂔」之一體，則「啓」字自當視爲「从目，攷聲」而聲亦兼義。然許慎未見古文字有「攷」之諸形，故云「啓省聲」。因字形雖有失傳者，而音義的聯繫關係仍在，「省聲」的解釋就表明這一層聯繫。

啓、啓音義聯繫的關係尙見於文獻，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鄭玄注：「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⁴⁹ 由鄭玄的解釋即可知「開而視之」卽爲訓「省視」之啓義的來源。徐灝謂省視之「啓」爲後起字，所言甚是。⁵⁰


5. 脛 小栗易斷也。从肉，从絕省。（小徐：从肉，絕省聲）

脛 *tshuad > tshuâi 絕 *dzjuat > dzjwət


段玉裁注云：「形聲包會意也。易斷，故从絕省」，⁵¹ 案：脛爲小栗易斷，絕爲斷絕，除意義上有關係外，二字古聲近韻同，當有語源關係，脛蓋卽絕之轉注字。⁵² 小徐本作「从肉，絕省聲」當爲許慎原意。今脛字多作「脆」應爲文字隸變後因色、危二字形體相似致誤。

6. 毀 米一斛舂爲八斗也。从臬，从殳。

毀 缺也，从土，毀省聲。

 古文毀从壬。

*hwjər > xjwě (毀、毀同)

案：鄂君啓節車節毀字作，與說文古文同。說文云：「毀義爲米一斛舂爲八斗」，是从臬，从殳的會意字。就毀、毀二字的音義關係而言，二字音同而米一斛舂爲八斗，卽消毀了部分，二字語義亦相關，是許慎以「省聲」說明之。

48. 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卷二，頁三六七。

49. 論語注疏卷八，頁二。

50.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卷四上，頁十六。（以下簡稱段注箋）

51. 段注卷四下，頁四十八。

52. 本文之「轉注」採取龍師字純中國文字學之定義，下同。

7. 𥽿 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曰𥽿，从穀，𠂔聲。⁵³

鑿 穿木也。从金，𥽿省聲。

*tsak > tsâk (𥽿、鑿同)

以十斗粗米舂爲九斗，變爲較精細的米爲𥽿，故𥽿作動詞用時，亦有春意。廣雅釋詁四：「𥽿，春也」，⁵⁴ 段玉裁曰：「經傳多借鑿爲𥽿」，⁵⁵ 案：桓公二年左傳：「粢食不鑿」杜預注云：「不精鑿」，⁵⁶ 淮南主術訓引作「𥽿」，卽爲鑿、𥽿二字通用之證。鑿从金，以穿木工具爲義類偏旁；𥽿从米，以所舂的物品爲義類偏旁，二字應爲同一個語言的後起分別文。許慎云「鑿从𥽿省聲」表明了二字密切的音義關係。

8. 𥽿 很也。从人，弦省聲。

*gin > ɣien (𥽿、弦同)

段玉裁、王筠皆以爲「𥽿」與心部之「慈」音同義近。而慈當是由「弦急」之意所派生，文選王文憲集序「無待韋弦」，李善注：「弦、弓弦，喻急也。」⁵⁷是「弦」有「急」義。說文：「慈，急也。从心从弦，弦亦聲。」⁵⁸ 韓非子觀行篇：「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⁵⁹ 段玉裁曰：「性緩者佩弦以自急」⁶⁰ 𥽿與慈的義符一表示「人」之性急，一表示「心」之急躁，其實則一。「𥽿」字許氏不言「玄聲」，而云「弦省聲」，實以𥽿爲「弦急」之義所派生。

9. 𥽿 反頂受水丘，从丘，泥省聲，（小徐：从丘，从泥省，泥亦聲。）

𥽿、泥 *nid > niei 尼 *nid > ni

𥽿字按一般形聲字的規律，當爲「从丘，尼聲」，而大徐本作「泥省聲」；小徐本作「從泥省，泥亦聲」，徐鍇說法雖有不同，但也以爲𥽿與泥在意義上有密切關係。⁶¹ 上古音尼、泥、𥽿同屬泥母、脂部，中古音韻部發生變化，尼字仍爲脂韻，而

53. 段玉裁、王筠等，均以爲當從九章算術作「八斗」。

54. 廣雅疏證釋詁四下，頁四六五。

55. 段注七上，頁六十五。

56. 左傳注疏卷五，頁八。

57.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昭明文選卷四十六，頁廿二。藝文印書館印行。

58. 說文解字卷十下，頁十五，（陳昌治一篆一行本，凡引說文解字皆同。）

59. 王先慎曰：「意林心作性，是」韓非子集解卷八，頁十。藝文印書館。

60. 段注卷十下，頁三十七。

61. 本文採大徐說，因繫傳有徐鍇案語解釋𥽿泥亦聲，改作之跡較顯。

泥、𡇗則入齊韻，已有三、四等的區別。方業馨以爲：在許慎之時，尼與泥在聲音上已有微細之分，故𡇗从泥省聲，⁶²而不从尼聲。但說文形聲字與聲符本不一定完全同音，許慎因漢音尼、泥已有三、四等的不同而云泥省聲的可能性，遠不如𡇗、泥二字在語義上有密切的關係重要。

尼、泥、𡇗三字在漢代多相通作。𡇗字較爲少見，孔子之字羣書並作「仲尼」，漢夏堪碑：「仲泥何忤」以「泥」爲之，徐鍇曰：「反頂謂凡地及頂當高，今反下，故曰反頂。白虎通曰：孔子反字，象尼丘山，謂四方高，中央窵下也。尼卽泥也。」由小徐語可知，他反而認爲白虎通義尼丘山之「尼」是「泥」的假借。故𡇗下曰：「从丘，从泥省，泥亦聲」，⁶³泥在說文中本義雖爲水名，⁶⁴但「泥丘山」字例多以「泥」爲之，爾雅釋丘：「水潦所止，泥丘。」⁶⁵釋名釋丘：「水潦所止曰泥丘，其止污水留不去成泥也。」⁶⁶故泥丘山之名，可能卽與中央窪下，水潦所止泥潭之意有關。「𡇗」字必言「泥省聲」者，或因有孔子反字如泥丘山的傳說，𡇗乃由泥字而造之故。王筠曰：「𡇗下之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𡇗蓋後來分別文也。」⁶⁷段玉裁曰：「𡇗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⁶⁸「正字」的觀念或有可商，⁶⁹但以造字的義符而言，泥丘之泥，亦自可從水，又可以從丘；一以水爲義符，一以丘爲義符，若逕言從尼聲，則泥，𡇗形音義俱爲密切的關係卽泯滅了。是以許慎言「从泥省聲」取義或卽在此。

10. 瘳 引縱曰瘳，从手，瘳省聲。（小徐：从手，瘳聲）

瘳 小兒瘳瘳病也。从广，𠂔聲。（臣鉉等曰：說文無𠂔字，疑从广，从心，契省聲。）

62.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八，頁四十五。

63. 白虎通義論異表「孔子首類丘山，故名爲丘」，並無逕作「尼丘山」者，是以可知徐鍇取義於「水潦所止泥丘」之義。

64. 說文解字：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卷十一，頁九）

65. 爾雅注疏，釋丘，卷十，頁十。

66. 釋名，釋丘，卷五，頁九。

67. 王筠釋例卷三，頁二十七。

68. 段注卷十一上，頁五十六。

69. 文字應語言而產生，故𡇗字後出，並非先有「𡇗」之本字不用，而假借「尼」、「泥」爲之，故稱其爲正字是有問題的。


*tʰjad > tʃhjäi (瘳、瘳同)

瘳字段玉裁曰：「急就篇亦云：瘳瘳。師古云：即今癰病。今小兒驚病也。瘳之言掣也，瘳之言縱也。藝文志有瘳瘳方。」⁷⁰ 朱駿聲謂：「素問玉機真藏論：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瘳。」⁷¹ 張舜徽曰：「湖湘間稱爲驚風，小兒患此者，手足瘳瘳，牽引不止。潛夫論忠貴篇云：嬰兒常病傷飽也，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癰。」⁷² 按：所謂筋脈相引而掣縱，即張氏所言手足瘳瘳，牽引不止之意，而瘳之意爲引縱，爾雅釋訓釋文引作「引而縱之」，文選海賦注引作「引而縱也」，雖文句略異而意義實同。又玉篇引瘳下有重文「掣」，故瘳（掣）義爲引縱，瘳爲掣縱之症，二字聲同義近。許云瘳「从手瘳省聲」，正因爲二字音義密切之故。








至於小徐認爲瘳从手，瘳聲，而瘳並不成字；大徐疑瘳字从疒，从心，契省聲。而瘳字已見於孟子萬章篇「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瘳」，則說文雖不收瘳，瘳字已存，⁷³故二說均不允當。

11 望 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聖省聲。

望 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

 古文望省。

*mjang > mjwang

按：甲文中望作 (佚875)、 (甲3122)、 (粹1113)，象人凝目遠視之貌，葉玉森曰：「象一人挺立地上或土上眺望之形，从目非从臣，許君認爲从臣，乃有朝君之解。」⁷⁴ 是「望」字从臣从壬，乃許君誤解。甲文字除用爲人名、地名外，有當作動詞用者，如：「壬□(卜)，貞：乎望方。」(前6.8.1)，「貞：勿乎望方。」(鐵241.2)，「貞：勿佳王自。」(存1.644)據嚴一萍說，望爲「仰望雲氣」之意，與軍事有關。作戰之前，卜問望氣之事，以趨吉避凶。⁷⁵ 金文中有既望字作

70. 段注七下，頁三十五。

71.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泰部十三，頁十九。

72.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十四，頁四十七。

73. 鈕樹玉說文校錄有說，詁林所引，卷七下，頁三三四九。

74.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甲骨文字集釋所引，卷八，頁二七一。

75. 嚴一萍殷虛天文志，中國文字新二期頁十三至頁十九。

𠄎 (保卣), 𠄎^D (庚嬴卣), 𠄎^D (望簋) 等, 保卣之望字字形與甲文相同, 然大多數从月从𠄎, 乃月滿的後起專字。高鴻縉曰:「周人造月滿字作望, 从月, 𠄎聲。」⁷⁶ 增義符「月」的望字, 實即 𠄎 之轉注字。許慎云「古文作 𠄎^D」, 仍保留了望字的初形。

說文又有望字云「从亡, 望省聲」, 周晚期無𠄎鼎有𠄎字, 正從「亡」, 許氏云:「出亡在外, 望其還也」, 當係照顧字形, 解釋「出亡」而言, 不免望文生義, 今已可由甲金文字知望、望當爲一字。許慎據字形一从「亡」, 一从「臣」而分別爲二字, 固然有誤, 然其釋「望」爲「月滿與日相『望』」, 「望」爲「『望』其還也」, 正可見許氏認爲二字音義相同, 可知其「省聲」之說, 含有「兼義」之意。

12. 簡 簡存也, 从心, 簡省聲, 讀若簡。(臣鉉曰: 若尙書云: 簡在上帝之心。)

*krian > kǎn (簡、簡同)

按: 簡字不見於甲文, 今經典皆用簡字。如書湯誥:「惟簡在上帝之心」, 論語堯曰:「簡在帝心」; 周禮小宰:「聽師田以簡稽」, 大司馬:「簡稽鄉民」。⁷⁷ 察稽由心, 故加形符心, 簡省聲。簡乃簡之轉注字, 因文字假借的現象而產生新字, 二字關係亦十分密切。這也是許慎說它是省聲字的原因。

13. 箝 刺也, 从手, 箝省聲, 周禮曰: 箝魚鼈。

*dzjiak > dzjāk (箝、箝同)

按: 周禮天官鼈人:「以時箝魚鼈龜蜃」, 鄭司農云:「箝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者」, 惠士奇曰:「說文: 箝, 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箝(本注: 箝魚鼈以爲夏稿), 莊子作擣(本注: 冬則擣鼈於江), 列子作箝(本注: 牢箝庖廚之物)。殷敬順釋文謂: 箝本作箝, ……謂又取之。」⁷⁸ 是箝字又作箝、箝、擣。箝、擣爲另造之形聲字, 箝換義符, 擣換聲符; 箝則爲箝之轉注字, 本借「箝」音, 而後造「以杈刺取」之專字, 故爲「从箝省聲」。阮元云:「作箝爲正字, 作箝爲聲借字, 說文謂箝从手, 箝省聲, 故列子竟省手作箝也。」⁷⁹ 阮氏謂箝爲正字, 倒果爲因, 列子牢箝之「箝」產生應在「箝」之前。

76. 高鴻縉中國字例四篇, 頁八十。

77. 周禮注疏卷三, 頁五; 卷二十九, 頁二。

78. 惠士奇禮說, 皇清經解卷二一四, 頁二十五。

79. 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卷四, 頁七。

14. 𦥑 餘堅也，从石，堅省。〔小徐：从石，堅省聲〕⁸⁰

𦥑 *khring > kheng 堅 *kin > kien

此字大徐以爲是从石，堅省的會意字，从堅者，純係省形。小徐作「从石，堅省聲」，則認爲「𦥑」除了從「堅」省形，二者之間還有聲音上的關係，上古音𦥑、堅二字，聲母同部位，韻部的主要元音相同，而鼻音韻尾在古音及方言中常有互變的情形，⁸¹ 李方桂先生就認爲 *i 元音會影響韻尾部位前移，使 *-n 與 *-ng 有相混的現象。⁸² 故𦥑、堅二字聲音相近。又說文「揜」字（*khring > kheng）許氏曰：「从手堅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⁸⁴ 由讀若語可知堅當有「𦥑」之一讀。王筠曰：「堅當作𦥑聲，堅也。讀若鏗，𦥑卽𦥑之累增字。」⁸³ 然細究𦥑字的形、音、義關係，許慎言爲从堅省聲，未必不可能，因𦥑字有 *khan > khân（苦寒切）、*khrian > khǎn（口閒切）、*khring > keng（口耕切）三讀，不易確認「𦥑」所从之「𦥑」聲是那一讀音。而「𦥑」字既訓爲「餘堅也」，當讀爲「鏗爾」之「鏗」。說文𦥑篆前爲「𦥑」字，後爲「𦥑」字，並訓爲「石聲」，亦可知「𦥑」當亦爲石聲。故用「堅省聲」正足以說明「餘堅也」的意義，此似不當與純粹的形聲字同觀。

15. 窳 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窮省聲。

*gjung > gjwong（窳、窮同）

按：王筠曰：「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知傳作「窳」爲古字，窳爲後起專字。」⁸⁵ 故許慎云「窮省聲」乃因同音假借，加上形符「邑」而形成「有窳國」專字之故。

16. 𦥑 馬白頰也，从馬，的省聲。一曰：駿也。易曰：爲的顙。⁸⁶

*tik > tiek（𦥑、的同）

按：此字段玉裁、朱駿聲以爲的亦勺聲，故當改爲「从馬、勺聲」，然許慎說解

80. 「餘堅者」韻會、玉篇俱引作「餘堅也」，諸家並據改。

81. 春秋三傳異文已不乏此例。

82. 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頁六十七。

83. 說文解字：揜，搗頭也。从手，堅聲。讀若鏗爾，舍瑟而作。卷十二上，頁廿二。

84. 王筠說文句讀，詁林所引，卷九下，頁四一九三。

85. 王筠說文句讀，詁林所引，卷六下，頁二七九五。

86. 嚴可均校議：「說文無的字，韻會十二錫引作的省聲。」卷十上，頁二。

特引易說卦「爲的顙」，應係補充「𠂔」篆音義而言。易釋文云：「的，說文作𠂔」，小徐繫傳引易說卦卽作「𠂔顙」，可知的、𠂔通作。王筠曰：「其引易則仍作的，而說解卽沿易義作的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段氏竝的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⁸⁷又曰：「引此者，以證的省聲，兼以見的爲𠂔之古文也。」⁸⁸徐灝箋注段說則更爲精確，其曰：「古無𠂔字，假的爲之，後人乃易馬旁，非直造𠂔字从馬勺聲也。此類不可不知。」⁸⁹故許言𠂔从的省聲，應兼指陳「同音假借」的關係。

由以上諸例可知，如瑑、堅、𠂔、𠂔、𠂔、𠂔等字，不言从彖、取、玄、尼、𠂔、勺爲聲，而必言从篆、聚、弦、泥、堅、的省聲，是因爲這些字直接由「从某省聲」的某聲創造出來的，即使是所從省聲的字也是個形聲字，却與這個形聲字的聲符無關，如瑑由篆而造，與彖無關；𠂔由的而造，與勺無關，因此雖然如瑑、𠂔等，無論是由聲兼義或是同音假借而產生，許慎說它們是省聲字，都是由語言影響文字的立場着眼的。因爲不如此說，便不能正確說出這些字產生的實際形成情況。

再如輶、啓、毀、鑿、瘳、簡、籒、窳等字，从字形本身的安排來看，从從、啓、毀、鑿、瘳、簡、籒、窳省聲是很合理的，就如王筠所謂「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然而實際上這些字形成的性質與上文所陳列者相同，都與他們的省聲聲符有聲兼義或同音假借的關係，因此這類省聲字之所以產生，還是因爲中國文字是屬於形意文字系統，字形有表意的功能外，字音亦有兼意的傾向，從、啓、毀、窳等字，雖然可以表達「車從」、「啓視」、「缺毀」、「有窳國」，但就字形及字音的表意功能而言，究意不如「車輶」、「啓視」、「缺毀」、「有窳國」表達得清晰，因此這些省聲字的形成，表面上是「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之故，實際上也與聲符之聲兼義及同音假借的功能有關係。

「省聲」在許慎形聲的體系中，應屬必要。它還具有兼陳聲兼義及同音假借關係的功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六藝羣書之詁」，⁹⁰因而我們對於說文中某些形似形聲的省聲字，似應先从「是否與語言孳生與文字通借」的現象考慮之，而後論其是非；

87. 王筠釋例，卷三，頁二九。

88. 同註七十六，詁林所引，卷十上，頁四二九四。





89. 徐灝段注箋，卷十上，頁八。

90. 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卷十五下，頁二。

對於「所省之所，即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關乎文字形式美觀方正與否的省聲字，⁹¹若能兼顧這種原則，更能清楚文字孳乳或派生的性質。
















四、見於古文字中省聲字的檢討

說文省聲字今見於甲金文的並不多，據李孝定先生統計，甲骨文中形聲字的比例，只佔全數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⁹²省聲之法建立於形聲的基礎上，在古文字中自然少見，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少數的例子中，探索省聲的成因，以及許慎對省聲的了解是否可行。

說文中的省聲字今見於甲金文者，有幾個聲符不省的字，似乎可以證明省聲字有不省之形在先，如襲字，金文或方鼎作，从龍聲不省。秋字甲文有（粹1511）、（粹878）等形者，與籀文形近，⁹³但由下列諸字的討論，可知繁重不一定是省聲的唯一原因，而不省之形也未必在先。



1. 商 行賈也，从貝，商省聲。

*sthjang > sjang (商、商同)

此字金文中从商不省者如：（御尊）、（傳卣）、（衛簋），从商省者如：（戊角鼎）、（天君鼎）、（召卣），由此似乎可以認為省聲字必有不省之形，但甲文商字作（粹1219）、（甲2416）、（佚518背）、（周原甲25），有無「𠂔」之形俱有，與商字的情形符合；又甲骨文中「商」字除用為地名，如「大邑商」等，亦用為賞賜字，如：「癸巳卜，貞：商再冊？」「貞：勿商、？」⁹⁴屈萬里先生考釋：「蓋、二人此時並任再冊之事，前辭卜賞再冊，本辭則卜不賞此二人也。」⁹⁵金文商字亦同，如：「王來伐商邑」（康侯簋），「商貝」（乙亥鼎），「乙商貝二朋」（彥鼎）。但金文中从貝之商，只用為「賞」，是商字的形成是假借「商」聲，外加義符貝，成

91. 即指文字形體上聲符有省去部分形體的字，如楷等。漢字的構成往往考慮其位置的經營，詳龍師中國文字學頁一九六至二一九；頁三一〇至三一二。

92. 李孝定先生：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冊）頁三八〇。

93. 甲文的、是假借的用法，郭沫若曰：「字形實象昆蟲之有觸角者，即蟋蟀之類，以秋季鳴其聲啾啾然，故古人造字，文以象其形，聲以肖其音，更借以名其所鳴之節季曰秋」（粹2）姚孝遂然之，並言正是「蟲以鳴秋」背景下的產物（許慎與說文解字頁六十四）。

94. 殷墟文字甲編圖版七九。卜辭通纂別冊一。

95. 屈萬里先生殷虛文字甲編考釋頁四四四。

爲「賞賜」的專用字，⁹⁶因商字本有𠂔、𠂔二體，故商字亦有商、𠂔二體，在文字筆劃化之後，小篆的商字淘汰了𠂔之一體；𠂔淘汰𠂔之一體。許慎雖然可能沒看到𠂔的寫法，而認爲𠂔不成字，故曰「商省聲」，但更可能的是，在商、𠂔字形有省與否的背後，二字有密切的同音假借的關係，是以許慎以省聲解釋之。至於商之省與不省二體，並無先後相承的關係。

2. 貞 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

鼎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罔兩，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爲貞字。

貞 *trjɛŋ > t̚jǎŋ 鼎 *ting > tieng

戴君仁先生曰：「卜辭中貞字至多，大都作𠂔，宛然鼎字，其上著卜，蓋本借用鼎字，後乃加卜，或爲从卜，鼎聲。」田倩君曰：「甲骨初無貞字，借鼎爲貞。」⁹⁷金文中鼎字亦作𠂔，多見於春秋戰國時器，如𠂔（邾伯御戎鼎）、𠂔（蔡侯鼎），甲骨文中有貞字作𠂔（藏45.2），⁹⁸𠂔（周甲13）、𠂔（周甲12），是貞、鼎同字。李孝定先生曰：「蓋貞問一義既無形可象，於文復難以會意出之，故段聲近之鼎以當之。」⁹⁹由此觀之，貞从鼎省聲之說，就同音通假的關係而言，並非虛構之說。郭沫若曰：「𠂔實卽𠂔若𠂔等形之簡略急就者，古乃段鼎爲貞，後益以卜而成鼎（貞）字，以鼎爲聲，金文復多假鼎爲鼎。」¹⁰⁰故「𠂔」在甲文中爲貞卜專字，其前皆借鼎爲之，且「𠂔」象鼎形之簡略，甲文中多見，而「鼎」反而晚出罕見，是加義符「卜」之「鼎」實爲晚出專字。

96. 容庚金文編<0830>「商」字下注曰：「古作商不從貝，……說文賞，賜有功也。𠂔，行賈也。六經賞賜字皆作賞，而金文多作商，是商爲賞賜之專字，行賈之訓，殆不然矣。」案金文賞賜義之賞，亦有作賞者。

黃然偉認爲殷人賞賜以貝爲大宗，西周賞賜物中，亦以貝佔多數，常見於一般賞賜銘文。見黃著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頁一六二至頁一六四，頁一八四。

97. 田倩君「釋鼎」，金文詁林<0298>所引。









98. 甲骨文編、甲骨文字集釋均收鐵雲藏龜45.2一版，然張秉樞先生見告，𠂔上之「卜」係拓片上被路，不是字的筆劃，更可證「𠂔」之晚出。


99. 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釋，卷三下，頁一一〇六；卷七，頁二三三三。

100. 郭沫若卜辭通纂，頁六上。







3.狄 赤狄，本犬種。狄之爲言淫辟也，从犬，亦省聲。


狄 *dik > diek 亦 *rak > jiäk

此字金文作 (史牆盤)， (戰狄鐘)， (曹伯狄簋)， (曾伯霽簋)，文例如「克狄淮夷」(曾伯霽簋)，用法如詩魯頌泂水「狄彼東南」；詩大雅抑「用湯蠻方」，說文作「逖」。¹⁰¹關於狄之字形，段玉裁、朱駿聲、王筠等，皆對「从亦省聲」持以懷疑的態度，¹⁰²徐同柏、方濬益等，均以曾伯霽簋狄作「狄」者爲从亦聲不省的證據，¹⁰³陳邦懷考證「曹伯狄簋」時，亦以曾伯霽簋「狄」字說明曹器「狄」字从亦省聲。¹⁰⁴但以器物的製作年代來看，史牆盤作於西周共王時，狄字从火；曹伯狄簋作於春秋魯莊公二十四年左右，¹⁰⁵狄字从火；而曾伯霽簋作於魯僖公十八年九月，¹⁰⁶狄字从亦。再比較犬字偏旁，牆盤作，戰狄鐘作，曹伯狄簋作，圖畫意味均早於曾伯霽簋狄字，是从火之體反而在从亦之體之前。中山王圓壺「日夜不忘」夜字作，張政烺曰：「此處亦旁移在下，省去上部一橫畫，竟似從火。」¹⁰⁷是火、亦形體譌亂，至少在春秋時期已有。然狄字从犬，从火會意，終不可解。陳世輝謂「犬屬，見火則逃遁，所以狄是遠的意思。」¹⁰⁸仍嫌牽強，或古義失傳之故。但曾伯霽簋狄字必不爲「有不省之形在先的證據」。

4.受 相付也。从，舟省聲。

受 *djəgw > ʒjəu 舟 *tjəgw > tsjəu

甲文受字作 (后上7.5)， (后上18.3)， (前3.1.2)，金文作 (孟鼎)， (頌鼎)， (毛公鼎)，林義光謂兩手相授受之形，舟聲，¹⁰⁹陳世輝謂象雙手持器皿授

101. 說文解字：逖，遠也。从辵，狄聲， 古文逖。卷二下，頁七。

102. 段玉裁認爲「亦」(火)當作「束」；朱駿聲疑火爲大之誤；王筠疑火爲赤之誤。蓋此字形，音、義都有問題，見詁林十上，頁四四一七。

103. 金文詁林<1309>所引。

104. 陳邦懷「曹伯狄簋考釋」，文物一九八〇第五期。

105.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文物一九七八第三期頁十九。

106. 屈萬里先生「曾伯霽簋考釋」書牖論學集頁四〇六。

107. 張政烺「中山國胤嗣野盜壺釋文」古文字研究一，頁二三六。

108. 陳世輝「略論說文解字中的省聲」，古文字研究一，頁一四五。

109. 林義光文源，金文詁林<0534>所引。

受之形，¹¹⁰是此字爲會意或形聲，尙懸而未決。然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鷄彝皆有舟」鄭司農注曰：「舟，尊下台，若今時承槃。」孔疏：「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爲況也。」¹¹¹由此可知「舟」除了船義之外，尙有盤義。蓋盤形與舟形相似，遂借「舟」之語音來稱盤。此字的造形固然是二人授受承盤的會意字，在語音上却與「舟」聲亦有密切的關係。許慎言小篆受从舟省聲，由周禮鄭玄注看來，應有所根據。

5. 啓 雨而晝姓也。从日，啓省聲。

*khig > khiei (啓啓同)

雨而晝晴之啓，甲文多借𠄎爲之，如：

甲午卜，今日𠄎(𠄎)

不𠄎(𠄎)

壬寅卜，甲辰雨(粹643)

貞：今夕不其𠄎(𠄎) (甲3399)

又作𠄎、𠄎，如：

(庚)戌卜，今日庚至翏大𠄎(粹648)

……今日𠄎(粹647)

是啓字有从𠄎、啓二體，亦不可定不省之體在前，反而是「啓開」與「啓晴」的語義關係較爲密切。可以從這個立場來了解，爲何許慎稱爲省聲。











故由以上少數說文省聲之字，見諸甲金文而有不省之形的，多半不能成爲「不省之形在先」堅強的證據。繁重也自然不是唯一省聲的原因了。

古文字中亦有不見於說文，而我們也可用「省聲」的方法來說解。如：針，見於戰國銅器：廿七年鼎之一「郟廿又七年，大郟司寇□亡(無)智針，爲量𡔷(容)四分」(三代3.43)，十三年鼎：「十三年郟陰(陰)命(令)逵，上官冢子疾，冶剩針，𡔷(容)𡔷(𡔷)」(三代3.40)，中山王方壺「針爲彝壺」。此字裘錫圭、朱德熙、

110. 同註一〇六，頁一四五。

111. 周禮注疏卷二十頁二。

李學勤、張政烺、趙誠並以爲「針」是「鑄」字之或體，已爲不易之論，¹¹²然此字的結構从金，从寸，張政烺認爲「寸」是肘聲之省，李學勤認爲是紂聲之省。¹¹³裘錫圭、朱德熙、趙誠則認爲从金，寸聲。肘省聲之說是以說文爲根據，說文中从肘省聲的字有疖、紂、酎，另有守、討二字，段玉裁、朱駿聲亦謂「从肘省聲」。「从寸聲」之論是考慮到从寸的字，古音多與从壽得聲的字相通，如戴字說文云「周書以爲討」，¹¹⁴詩小弁「怒焉如擣」釋文曰：「韓詩作疖」等。¹¹⁵則「寸」也可能有「肘」(**kwrjəgw > *trjəgw > tǐəu) 音一讀。我們可以从古文字演變的情形解釋這些从寸而音「肘」的字，本應从「九」(*kjəgw > kjəu)。¹¹⁶


古文字中有數目字九，甲文作，金文作，丁山、馬敘倫、加藤常賢皆以爲是肘字的初文，¹¹⁷丁山曰：「九本肘字，象臂節形，舊謂卽字，非是。臂節可屈可伸，故有糾屈意。守、紂从肘省製者，皆九字之誤。」¹¹⁸李孝定先生曰：「契文大抵作，間亦作，前半與（原註：又）同，延長中畫（原註：象臂形）而屈曲之，以示肘之所在。既段肘之象形字以爲數名之九，遂不得不另製形聲之肘以代之，肘字古蓋作，以九與又近，又與寸通（原註：偏旁中又、寸得通），¹¹⁹遂爲篆文之肘耳。九之作（古肘字），亦猶七之作切矣。金文作（孟鼎），（善夫克鼎）等尤肖肘形臂節屈曲。」¹²⁰李先生所言應爲確論。我們可以列圖表示之：

112. 裘錫圭、朱德熙「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第一期。李學勤：古文學十二講之第七講「戰國文字研究」文史知識一九八五、第五期。

張政烺：「中山國胤祠盃壺釋文」。「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一)。

趙誠：「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古文字研究(一)。

113. 李學勤「古文字第七講」，小徐本有「讀若討」三字，或爲李氏之說的根據。

114. 說文解字：棄也，从支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攴兮。卷三下，頁十八。


115. 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中頁二十三。

116. 戴侗、徐灝以爲本應从又，然「又」字形與肘無關，又上古音肘*trjəgw與九*kjəgw聲母雖有不同，承襲煌城先生見告，在藏語中肘gru與舟同音，與九dgu同源，而照三與知母關係密切，故肘在原始漢語中可能是**kwrjəgw，與九音*kjəgw < **kwjəgw相去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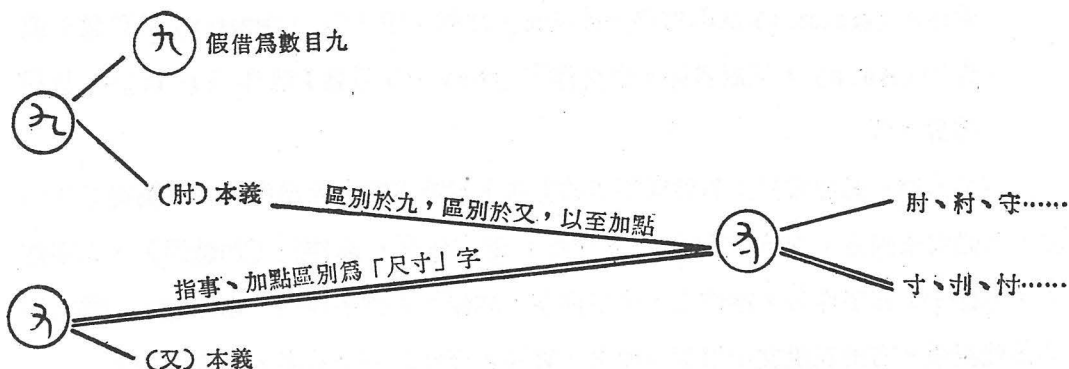
117. 馬敘倫曰：此（九）肘之初文。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八，頁三八。

加藤常賢曰：此字之意……觀字形則一目瞭然也，乃肘之屈曲之形。肘字與數詞之九字並無關係，則此字之用作數詞，不過是借字也，金文詁林補<1837>。

118. 丁山「數名古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之一。

119. 說文中卽有相通之例，如篆，縮文从寸，叔篆从又，或體从寸。

120. 甲骨文字集釋卷十四，頁四一八九。














由上圖可知，同一個因指事而形成的「寸」之符號，有二個不同的來源，其一與九（肘）有關，其一與又（又、寸）有關。ㄅ與ㄅ本以字形之後半延長屈曲與否，區別二個語言，當ㄅ（肘）字爲借義「九」字所專，本義即加上了形符肉，而ㄅ爲ㄅ所同化，爲區別於ㄅ，ㄅ加點，並加義符成爲「肘」字。因此使所從原來象形的「ㄅ」與尺寸的寸字混同不別。然而「肘」字所從之寸（本應爲九）雖然已與尺寸字無別，在語言中仍然留下了記號，這就是从寸得聲之字，古音一在文部（尺寸），一在幽部（手肘）的原因。

許慎用「从肘省聲」解釋了在幽部從寸諸字的語音來源，實則這些字並非是由形聲字形「肘」字省去「肉」旁而來，而是由象形的ㄅ字而來。

「針」字之音是用了語言中的「肘」之一讀，而非爲「寸」，然針字之形承繼了ㄅ譌變爲寸字的結果。因此語言影響文字的痕跡常在「省聲」中表現出來，用許慎的解說來詮釋古文字的結構時，應當注意到是否有文字譌變或同化的現象。

許鏐輝著有「形聲釋例」一文，列舉字例時承襲了唐蘭省聲的觀念，以凡見諸甲金文中而有減省之形者，卽爲省聲，如：

每，从卩母聲，甲文作（後上6.13），从母聲；或作（拾3.5），从母省聲。金文作（杞伯盤）从母聲，或作（聃盤），从母省聲。避，从辵辟聲，甲文或作（前7.38.2）从辟省聲。衛从行、卩、韋聲（本注：說文釋爲从韋市行會意，非是。段注：韋亦聲是也），甲文或作（後下22.16），从韋省聲，金文作（鬲攸比鼎）从韋聲，或作（衛父卣）从韋省聲。言，从口辛聲，甲文作（前5.20.3），从辛聲，或作（拾8.1）从辛省聲。專，从寸車聲，甲文作（前5.21.1）从車聲；

或作𠂔(藏1.33.4)从車省聲。啓从支、肩聲，甲文作𠂔(藏245.1)从肩聲；或作𠂔(拾8.8)，从肩省聲。金文作𠂔(召尊)，从肩聲；或作𠂔(伯啓壺)从肩省聲。¹²¹

這種擷取一式即言从某省聲或不省的方法，實有可商，因為甲金文字圖畫意味尚濃，形體尚未固定，如母字作𠂔，亦作𠂔；辟字作𠂔，亦作𠂔(加壁形)，韋字作𠂔，亦作𠂔；言字作𠂔，亦作𠂔，車字作𠂔，亦作𠂔；啓字作𠂔，亦作𠂔，均為文字的本然現象。有的在說文中以形聲釋之，實際上應當是個會意字，或象形字。

甲金文中可以確定為省聲字的，雖然不多，但由商、商，貞、鼎等字，可以了解說文中的省聲字與聲符之間，有時反映出聲兼義，或同音通假的現象，在古文字中亦偶有之，這應當就是文字用以表示語言的必然結果，當字形輾轉譌變或不可識，而語音的改變却仍有踪跡可尋，許慎在詮釋文字的形音義時，就可能因語音的線索而釋為省聲，未必全以字形的繁省為唯一考慮的因素。

以受字而言，小篆的字形根本看不出與舟有關，但因為承盤又名為「舟」的語言現象，許慎知其為「舟省聲」。以貞字而言，貞卜的貞本假象形的鼎字為之，而後漸為借義所專，象形的鼎與貞即有了各自的發展，小篆的貞已譌从貝，看不出與鼎有什麼關係，京房省聲之說，應當也是由語言的線索，得知「貞」、「鼎」二字在語音的關係上十分密切。所以文字的字形容易譌變或經自然淘汰，或與它字因形似而同化，使後人無從識別，但由語言的聯繫及語義的孳生現象，仍然可以溯源，故許慎的省聲解說有時兼陳語言和文字的關係，是頗有見地的。

五、有「或體不省」之省聲字的檢討

說文或體字中，有「古文不省」、「籀文不省」、「或不省」、「或从某」等形式出現的重文，前三者用的正是正篆不省的聲符，「或从某」有時所從的聲符也比正篆為繁，很容易造成不省之體就是許氏說明省聲的印象。王筠在「形聲而省」的條目中，也列出了「有古籀不省者可證」一條。¹²²但是由前舉甲、金文中如商、啓等字，

121. 許鎔輝：形聲釋例（中），師大國文學報第十期。






122. 同註七。

本有省與不省二體並存的例子，我們仍要考慮所謂聲符之省，是否為文字筆劃化、符號化之後的現象，原本可能省與不省二體並存，並無先後形成，由繁而省的次序。另一種必須考慮的現象是，某些做為聲符的字，失去了原有象形、象意的功能，因而不易辨識，於是用增加聲符、義符，或更換聲符、義符的方法，另造一個或體字，形成了表面上省與不省的二體，實則省體未必由不省者而來。¹²³如：

諱 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𩇑省聲。

（小徐：从言，𩇑聲。）

𩇑 推也。从力𩇑聲。（小徐：从力𩇑省聲。）

大小徐對諱、𩇑二字是否為省聲，看法不同。今由雷字觀之，雷金文作，或謂象雷電之形，¹²⁴籀文作，小篆作，今隸作雷，觀察此字的衍化，除了圖畫性為筆劃性取代外，雷形亦由四而簡化為三，甚至簡化為一，而它代表的是「雷」這個語言仍是相同的。說文儼讀若雷，¹²⁵淮南子俶眞訓「不免於儼」高誘注：「儼讀雷同之雷」¹²⁶皆可證「𩇑」是音「雷」的。而「𩇑」是象形字的簡化，因「𩇑」已是符號化、筆劃化的結果，無從由「𩇑」識別其表示「雷」，於是加義符「雨」的雷字產生。就「諱」字而言，也產生了繁化的「譟」字或體，用已成為形聲字的𩇑作聲符取代象形的𩇑。至於𩇑字，小徐本所以謂「从𩇑省聲」，基本上也是因為「𩇑」失去了象形性，不易識別之故。徐灝箋注璠字云：「說文𩇑聲之字甚多，當有其本篆，而今佚之，如希、由之比。鼎臣云：『凡从𩇑者，竝當从𩇑省』非也。戴氏伺曰：『𩇑本象物之重𩇑，省文為𩇑，又省為田，今𩇑字皆書為𩇑，𩇑亦𩇑之省也。』」¹²⁷徐氏以為𩇑當有本篆是正確的，本文以為「𩇑」的本篆就是（雷），並非說文佚之。也不是戴所說「象物之重𩇑」。由「雷」字的演化來看从𩇑的諸字，無論「从𩇑省聲」、「从𩇑省聲」基本上都是因為「𩇑」不再是個有效的聲符，實際上都是用語言的「雷」為聲符，而不是从「𩇑」或「𩇑」之字形省變而來。

123. 如前節所舉商、啓等，即為此例。

124. 王筠說見釋例卷八，頁三十六。商承祚說見說文中之古文考頁一〇〇。

125. 說文解字：儼，相敗也。从人，𩇑聲，讀若雷，卷八上，頁十三。

126. 淮南鴻烈集解卷二，頁十八。王念孫曰：「儼、儼、儼、𩇑，並字異而義同。」實儼、儼、儼應為同字。

127. 徐灝段注箋卷二，頁一一〇。

蓰；薑、薑；薑、薑；芄、莠等。均可以用上述原則解釋。此外如：蓰、蓰；蓰、蓰；蓰、蓰；蓰、蓰；蓰、蓰等亦然。這一類的現象都是在形聲的造字原則成熟後，由於要求聲符有實際效用，容易精確辨識讀音而形成的或體字，有時不省之體反而在省體之後產生。尚有許多說文省而類篇不省的字，如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等，其理亦同。

上述的省聲字有不省或體的現象，正是文字受語音變遷的影響及文字本身譌變的結果，文字既要求能精確地表達語言，¹²⁹又要求書寫方正美觀及簡捷便利，相互影響，就產生了省聲的問題。當我們考慮文字聲符因何而省的問題時，應兼顧各種可能的成因，不可任意擷取一式不省之體而輕言某字從某而省。

六、結 語

許慎著說文是以「六書」的理論來解說文字，猶有不足者，則以「省聲」等方法補充說明。本文以為應分為二個層次來討論省聲問題。其一，許慎本人在什麼條件下認為某字从某省聲。其二，早期文字如甲金文中有無省聲的現象，而「省聲」在文字發展的演變中，是否單純為文字要求簡化所致。

關於第一點，我們以為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的目的，不僅是說解文字而已，他認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¹³⁰許沖上說文解字表也補充說明曰：「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¹³¹因此許慎在說解文字時，基本上亦寓有訓詁羣書之意。是以解釋字形、字音時，常常兼顧意義與字形或字音的關係。「省聲」的現象亦然，所以許慎所言的省聲，除了字形安排的考慮外，亦有用省聲的方式，說明某些文字因聲兼義或同音假借而形成的實際情況。表面上是求其聲，實際上還兼有表示其字來源的作用。

前儒除了討論省聲在文字形體上的現象外，也注意到聲符正是其字來源的問題，

129. 說文中有或體字比正篆簡省的，亦可如是理解。如說文𡗗字，从鬱矩聲。或體作「𡗗」，从禾巨聲。徐灝曰：「𡗗之本字以𡗗爲正，因和鬱爲鬱，故別製𡗗字从鬱也。」𡗗是和鬱爲鬱的專字，𡗗字的聲符「巨」顯然不能說是从矩聲而省。

130. 說文解字序，卷十五，頁四。

131. 許冲上說文解字表，卷十五下，頁二。

前者多以簡化的觀念詮釋省聲，唐蘭甚至有「凡可以稱省者，必有不省之形在先」的說法，影響至鉅。然文字要求簡化固然是省的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龍師字純之說可爲定論。後者，王筠已啓其端緒，認爲所省之字與被省之字有聲兼義及與本篆通借的現象，其實即是陳述語言與文字的內在聯繫。本文略闡其所未盡，指陳此實爲許慎省聲說的特色，故第三節別就省聲字與聲符的關係，加以檢討。

關於第二點，說文中的省聲字見於甲金文者極少。一方面是說文省聲字多半是後起的專字；另一方面，形聲法在造字法則中，最後出，補充形聲法之不足的省聲，自然更不經見。但就這些爲數極少的省聲字看來，造成省聲的原因，仍與聲兼義及同音通假有關。而討論字形繁省現象時，不可忽略早期文字圖畫意味尚強，書寫並不固定，往往一字有繁省二種以上的寫法，不可以任意擷取一式而言省聲。至於省聲字常有不省之體形成的原因，基本癥結仍在於聲符本身辨識功能如何。省與不省之字形，並無必然先後相承的關係。

參 考 書 目：

- 說文解字 許慎 華世出版社景印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
 說文唐寫本殘卷 許慎 華世出版社景印清莫友芝寧寫箋異本
 說文解字 許慎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景印陳昌治據孫星衍覆刻宋本改刻之一篆一行本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蘭台書局景印經韻樓本
 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 藝文書局景本
 說文釋例 王筠 世界書局景本
 說文校議 嚴可均 廣文書局景本
 說文解字注箋 徐灝 廣文書局景本
 說文解字詁林 丁福保編 國民出版社印行

（凡本論文所引及清人有關說文之著作，而已爲丁氏詁林所收及者，今不更著出，以避煩瑣。）

- 說文中之古文考 商承祚 學海書局
 中國文字學 孫海坡 學海出版社
 中國文字學 唐蘭 洪氏出版社
 古文字學導論 唐蘭 洪氏出版社
 古文字學 姜亮夫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字學發凡 馬宗霍 鼎文書局

中國文字學（再訂本） 龍師宇純 學生書局

漢字史話 李孝定先生 聯經出版社

說文解字敘講疏 鄭承詮 中華書局

許慎與說文解字 姚孝遂 中華書局

說文解字約注 張舜徽 中洲書畫社

文字學論文集 陳新雄等編 西南書局

中國語言學史 王力 莊嚴出版社

甲骨文編 孫海坡 藝文印書館

續甲骨文編 金師祥恆 哈佛燕京學社

甲骨文字集釋 李孝定先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凡本論文所引諸家考釋爲集釋所收者，今不更出，以避煩瑣。）

金文編金文續編 容庚 洪氏出版社

殷契粹編 郭沫若 大通書局再版

金文詁林 周法高先生主編 中文出版社

金文詁林補 周法高先生主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凡本論文所引各家考釋爲金文詁林及金文詁林補所收者，今不更出，以避煩瑣。）

古文字類編 高明 中華書局

古文字字形表 徐中舒 文史哲出版社

中山王壺器文字編 張守中 中華書局

詩經注疏 藝文印書館

左傳注疏 藝文印書館

周禮注疏 藝文印書館

儀禮注疏 藝文印書館

禮記注疏 藝文印書館

論語注疏 藝文印書館

爾雅注疏 藝文印書館

廣雅疏證 王念孫 中文大學出版

釋名疏證 畢沅 廣文書局印行

白虎通義疏證 陳立 鼎文書局景皇清經解本

書傭論學集 屈萬里先生 聯經出版社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先生 香港商務印書館

參 考 論 文：

說文解字讀若音訂 陸志章 燕京學報四十期

形聲字的分析 蔣善國 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一九五七、四期

論聲訓 龍師宇純 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期 民六十年

裘錫圭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 中國語文 一九七九、六月

聲訓的發展與儒家的關係 張師以仁 中央研究院總統蔣公逝世周年論文集 民六十五年

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的重要意義 唐蘭 文物一九七八、三月

曹伯狄簋考 陳邦懷 文物一九八〇、五月

中山王 壺壺及鼎銘考釋 張政烺 古文字研究(一) 中華書局

中山國胤嗣盃壺釋文 張政烺 古文字研究(一) 中華書局

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趙誠 古文字研究(一) 中華書局

殷商天文志 嚴一萍 中國文字新二期 民六十九年

形聲釋例 許鈸輝 師大國文學報第十期 民七十年

略論說文解字中的省聲 陳世輝 古文字研究(一)

說形聲字 丁方豪 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二

說文解字中同聲源字省聲的初步分析 方業馨 南京大學學報 一九八三、三

假借形聲和先秦文字的性質 孫常敍 古文字研究(十) 一九八三、七

从同根字看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 周光慶 華中師學院報 一九八四